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三年



1983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3 年

- 致吴青 （元月 1 日） (2)
- 致葛翠琳 （1 月 10 日） (4)
-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 (5)
- 致宫玺 （1 月 15 日） (7)
- 献词 (8)
- 《我的故乡》自序 (9)
- 《亚洲民间故事》序 (11)
- 新春寄语 (13)
- 小白鸽捎来的信 (15)
- 致吴青 （2 月 15 日） (17)
- 绿的歌 (19)
- 致吴青 （2 月 22 日） (21)
- 花的云海 友谊的轻舟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 (23)
- 致谢为楫 （3 月 6 日） (25)

致吴青	(3月7日)		(26)
致巴金	(3月9日)		(28)
致周达宝	(3月9日)		(29)
致吴青	(3月21日)		(30)
致巴金	(3月30日)		(32)
老舍的散文			(33)
致谢为楫	(4月4日)		(41)
我的中学时代			(42)
我的祝愿			
——《牵牛花》儿童文学丛刊代发刊词			
			(45)
悼念林巧稚大夫			(47)
“六一”节寄小读者			(52)
致谢为楫	(5月22日)		(57)
《奶奶，我爱你》读后			(59)
悼念廖公			(63)
致巴金	(6月22日)		(67)
致吴青	(6月22日)		(68)
致吴青	(6月29日)		(70)
我的感谢			(72)
一衣带水两千年			(74)
谈《摇篮丛书》			(77)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78)

《我的乐园》序	(83)
致谢为楫 (9月19日)	(85)
致巴金 (9月22日)	(86)
致宫玺 (9月29日)	(87)
致臧克家 (10月2日)	(88)
我也谈谈翻译	(89)
在阿拉伯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93)
致谢为楫 (10月22日)	(95)
回顾与前瞻	
——纪念《儿童文学》创刊20年	(96)
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	(99)
致巴金 (11月9日)	(103)
致葛翠琳 (11月11日)	(104)
《爱的甘泉》序	(105)
《窗外之窗》序	(107)
致宫玺 (12月8日)	(110)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	(111)
集邮爱好者的福音	(114)
八四书愿	(116)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119)
致巴金 (12月30日)	(122)

1983 年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得到你的来信，你说你们那里街上有一尺多厚的雪。北京今年很暖，昨今两天说是有雪，至今还没有下来。我很好，也很忙，总有些少年儿童的事，到家里来。昨天就是少年报社来照相，搞了半天；后来作协又来入春节慰问等等。现在北京春节的味道已经很浓，家家买东西。冰冰已放假，丹丹、钢钢在补课，下星期也要放假了。姐姐和陈恕已考完学生，也放了。昨天陈恕去王进仁（？）处取回了你寄回的东西，你这次信中寄回的在 W、n 照的相片太模糊了，不知是谁照的。Daddie 很好，每天上下午下楼散步。我因为穿大衣麻烦，冬天就没有下去，只在楼上走走，最近也写点小东西。小林有信来，说巴金舅舅已好多了，腿不再吊着了。她说她也有信给你。哥哥一家星期日来了，正好你信来，他也看了，要给你回信。现在算来，你离家已将五个月了，一半日子已经过

去，我会健康地等着你回来。

（我每天照常下楼散步，维持两腿能动起来，最近一阵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在家看研究生写的论文及中年人要我看他写的稿子，够忙的。近来视力越来越糊，不能超过两小时。上次问你 Lisa 的系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我要了解学文法科的该学自然科学方面哪些东西？娘和我都知道保持健康，勿瞎想。）^①

(Daddie)

元月一日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致 葛 翠 琳

翠琳：

感谢你的贺年片！文藻和我都向你拜晚年！

我因不慎又跌伤了脊骨，从去年十一月十七——十二月二十日，又住了几十天的医院。回来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看到了你和少儿司宗介华同志的信，嘱为四川儿童刊物题字，现在时间已过，不胜抱歉！盼你能为我转告宗同志和四川儿童出版社，我刚起坐不久，不能多写字，麻烦你了！

你忙吗？千万不要来看我，我还可以，只是躺的时候多，腰酸，写墨笔字，暂时不可能了，问你全家好！

冰 心

一月十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① 序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的编辑，要我为这本集子作序。我虽然病后精神不好，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老舍先生是一个热爱孩子的作家，他永远保持一颗澄澈的童心。在我们的朋友中，他是最能和孩子们说到一起的一个。无论是说笑话也好，谈正经的也好，他总是和孩子们平起平坐，说出自己最真实，最发自内心的话。看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像我从旁听到他和我们的孩子们谈笑一样，那样地利索、生动、幽默中带着很深的道理。

十年浩劫，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打击，就是老舍先生的死！他若是今天还在，一定会在“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下，写出比这本集子更新更好的东西。

但这本集子的出版，至少能让现在的儿童看到

① 《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新蕾出版社，1986年初版。

在儿童文学的园地里，有这么一丛光彩夺目的花朵，让他们从看这本集子的兴趣开始，进而阅读老舍先生的许许多多其它的小说、散文、剧本，同时也了解他的生平和他的死。他是在解放后以“狂喜”的心情，写出许许多多歌颂新社会、新风气的文章的，正在他意气风发的创作道路上，却横遭迫害。我希望我们九十年代的未来中国的主人翁们，保证这类“自绝于人民”的事，在我们欣欣向荣的祖国国土上不再发生！

1983年1月15日

致 宫 玺^①

宫玺同志：

承寄《蒋光慈文集》一本，今天又取到《冰心文集》二本，感谢之至！我的文集，越看越惭愧，您还嫌纸张不好，太重视了。特此鸣谢并祝笔健！

冰 心

一、十五

① 宫玺，诗人。1932年生，山东崂山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1955年开始发表反映部队生活的诗作。1960年相继出版诗集《蓝蓝的天空》、《花漫长征路》等。1978年由空军转业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

献 词

低头爱抚着身边的孩子，
抬头展望着祖国的未来。

“是哪位元帅下的命令，
把十个兵种的三十万大军，
从八面四方
齐刷刷地开进孩子中间？”

“呵，社会主义祖国是我们的元帅，
我们三十万人的胸怀里
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1983 年 1 月 19 日

《我的故乡》自序

我从生后七个月离开故乡起，这八十多年中只回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一一年的冬天，第二次是一九五六年冬天。只因为都是在冬天，故乡在我的回忆中，就永远是明丽温暖的！从寒冷枯黄的北方，回到柳暗花明山青水秀的福建，眼前一亮，“举头已觉千山绿”，它在我的心版上，登时深深地刻下了一幅极其绚丽鲜明的图画！何况在故乡还住着我童年记忆中的我的最敬爱的人。

遗憾的是，关于我的祖国南疆的故乡，我对它的认识，实在太少了。就希望我的乡亲们和从我的故乡来的朋友，能给我多多地述说一些关于故乡的山水人物的消息。我祝愿故乡的山，因推行绿化而更绿；故乡的水，因排除污染而更清；而故乡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在祖国“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号召声中迅猛地前进！

1983 年 2 月 2 日

《我的故乡》，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5 月初版。

《亚洲民间故事》^① 序

这本《亚洲民间故事》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发起收集的，里面有一切亚洲国家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由各个国家的作家们从本国的民间传说里选取而述写下来的，插图也是由本国的画家画的，因此文字和图画都十分真实而生动。小读者们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了解和我们邻近的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山水人物；可以看到他们白雪盖顶的高山、汹涌奔流的河海；茂密的森林和宽阔的平原上的飞禽走兽；可以接触到他们淳朴的人民以及国王和王后。这种故事在世界广大儿童的心中，都会引起兴趣的，同时我们更会发现，有些故事和我们的民间故事有些相似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和他们同是亚洲的人民，即使中间有一山一水之隔，也隔不断千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儿童也要和亚洲各国的儿童通过现代的文化交流而携起手

① 《亚洲民间故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6 年 6 月出版。

来，一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应有的努力。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

新 春 寄 语

青年是属于未来的，
青年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都热爱我们可爱的祖国，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第一件大事。

我希望青年们多多好好地读书，深入学习研究关于我们祖国历史的一切。

我们祖国的几千年岁月，并不都是在霁月光风中度过的，它也经过外忧内患、风雨如晦的困难艰苦的日子。

但是，几千年来，在它的一片辽阔大地上，有过千千万万聪明勇敢勤劳的英雄儿女，坚贞不渝地同心戮力地在开拓它、建造它、捍卫它、修整它、装饰它、歌颂它，把它建设成为今天这样的崭露头角、欣

欣向荣的东方大国。

我希望青年们在读到我们前辈伟大的爱国事迹以后，会感激奋发，觉悟到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的重大，而珍重地把这神圣的职责从他们手中接受下来，勤勤恳恳、励精图治地投身到改革的潮流中来，肩负起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光荣职责！

一九八三年立春之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83年2月12日。）

小白鸽捎来的信

泰戈尔爷爷到过你们的首都北京，
他说在那里他留下了他的心。
这里也来过许多热情的中国朋友，
谈的也都是团结、友爱，与和平。

我多么想去中国看望你呵，
我知道你也想来印度看我。
但妈妈说我们还都是小孩子，
小孩子不能自己远出、旅行。

现在我请小白鸽
给您送去一串红花环，
请你也让它
给我带来一条红领巾。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相见握手谈心，
但这两件火红的礼物

会替我们说出了我们的厚意和深情！

1983 年 2 月 5 日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昨天刚得你一月卅一的信，十分高兴。这两天是春节放假的日子，我们这里热闹极了。今年春节，大家情绪特别好。我们家天天从早到晚都有人来，也很累。晚上电视节目也很好，刚才夏伯伯（这笔就是他送我的）和沈宁带孩子来拜年，我已代你问好。他二月底要去日本治眼睛。这两天路平、宗钧、向前全家都来吃过饭，明天小咪他们来，今晚妞妞她们来。前天李树江和树民都来了。明思的父亲死了，她的负担也轻了。姐姐他们一家也都好，哥哥也不错，丹丹和钢钢学习如常，我看他们也不特别用心，但愿能考得好。大姐很好，我请她儿子夫妇来北京玩，我出路费，他们都很高兴，但日子还未定。我这些日子腰已全好了，坐着也不累，又开始写着东西。反正人家也不让我闲着！刘心武等青年作家也常来。有一天叶圣陶老人忽然来看我，我真是很感谢他老人家。Daddie

也不错，他每天上下午休息时都能睡着，但我们都很容易累，尤其是人多谈话多的时候。我很想你，在客人多的时候，你如在家就好了。陈恕很好，他眼里有活，很照顾我们，路平和三姐要到香港去了，他任一个公司副总裁，在那里又买房又买车，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一方。等他们定规了，万一你回来，若能走香港，可以住他那里。（这几天客人多，很疲倦，但精神还好。这几天的活动，娘多说了，我不重复。梁士纯还在美国，不知遇到过否？为心树留学事，我正想同他取得联系，你假期不到系看看，有信没有，就瞎急一阵。）^①

Daddie

二月十五日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绿 的 歌

我的童年是在大海之滨度过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大海，身后是一抹浅黄的田地。

那时，我的大半个世界是蓝色的，蓝色对于我，永远象征着阔大，深远，庄严……

我很少注意到或想到其他的颜色。

离开海边，进入城市，说是“目迷五色”也好，但我看到的只是杂色的黯淡的一切。

我开始向往看到一大片的红色，来振奋我的精神。

我到西山去寻找枫林的红叶。但眼前这一闪光艳，是秋天的“临去秋波”，很快的便被朔风吹落了。

在怅惘迷茫之中，我凝视着这满山满谷的吹落的红叶，而“向前看”的思路，却把我的心情渐渐引得欢畅了起来！

“落红不是无情物”，它将在春泥中融化，来滋润培养它的新一代。

这时，在我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幅绿意迎人的图画！那是有一年的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去，坐汽车从公路进入祖国的南疆。小车在层峦叠嶂中穿行，两旁是密密层层的参天绿树：苍绿的是松柏，翠绿的是竹子，中间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色调深浅不同的绿树，衬以遍地的萋萋的芳草。“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从惊喜而沉入恬静，静默地、欢悦地陶醉在这铺天盖地的绿色之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绿”是象征着：浓郁的春光，蓬勃的青春，崇高的理想，热切的希望……

绿，是人生中的青年时代。

个人、社会、国家、民族、人类都有其生命中的青年时代。

我愿以这支“绿的歌”献给生活在青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青年们！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

（本篇刊载于万叶散文丛刊《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6月初版。）

致 吴 青

亲爱的老二：

今天又得你二月七日的信，内附姐姐照的相片，十分欣慰。正好中午又得严家大姐来的电话，说叫哥哥去友谊医院取你托人带回来的东西，要等到他取回来才知道，那时再给你写信。我近来越来越好了，坐久了腰也不酸。这几天天气转冷，大概是春寒，现在已是快“八九”了，不会太冷了。等到再暖时，我就下去走走。这次从医院回来后，因为天冷，而且外面两边盖房子（在李文景家那边，要盖一所十四层的宿舍楼）。卡车来来往往，尘土很大，所以没有下去。家里都好，春节已过，大家都将上班上学。钢钢、丹丹，似乎知道用功，不过也不大显。冰冰很活泼，也能干，最近跟闻伯伯的孩子（从四川来过年假的，和冰冰同岁）学捏面人，捏得很像。他也想你。昨天星期天，哥哥和江江来了，他们写给你一封信，交给陈恕了。大姐的儿子和媳妇还没有来信说什么时候来。

黄大嫂常打电话给你，可见她关心，你也要替我们问他们好。三月中民院有王锺翰同志去美国，我们托他带去维他命 E 和茯苓饼，大概会要黄哥哥转给你。（上次托你要一份城市研究和计划系的课程表，我要了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要求及具体内容。限于纸长，就此为止。）^①

二月二十二日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花的云海 友谊的轻舟

——我为什么写《樱花赞》

作为一个从小就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行为的中国人，我对日本的一切，日本旗、日本人、日本货……都恨得咬牙切齿。一九四六年十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到日本去。看到我在一九三六年到欧美游历前路过的日本，如从横滨到东京的繁华大路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轰炸过的痕迹。我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朋友，从报纸上看到我到东京的消息就都来看我。他们个个都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我才恍然惊觉，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从那年起我在东京住了五年，还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了一年多的书。我对于日本人民的爱好和斗争，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同情。一九五一年回国后，每次参加出国的友好访问团，到印度，到埃及、到欧洲等地，特别是在亚非作家会议的场合，我都会见到日

本的进步人士，我们都有共同的语言，就是：人民友好，反对战争。在写《樱花赞》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九六一年，我刚从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回国。文中记的就是在访问日本期间发生的事，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野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将友谊的轻舟，激箭似地，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这便是这篇文章的重点！

1983 年 2 月 27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大学文科园地》1985 第 5 期。）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信收入，感谢你的关怀。我现在还好，但因行动不便，生活又不能自理，和病前大不一样了！（已有四年不出门了）。但是一想，我居然也活到八十三岁，是自己从前想不到的事。今冬，我和文藻各患重伤风一次，别的都好，勿念。你介绍维他命 E，文藻已经服用，是医生给他开的，我一天服的药已经够多，就不必吃了。你会自己保养，我十分放心。大弟又在兰州，也可就近照应。这里大家都好，二哥常有电话，小妹也有信，她今年八月回来。余不赘。

姐 姐

三、六

学校没有给你安排工作，还算是照顾，你就安静养老好了！又及。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上星期又收到你的一封托人带回的只贴四分邮票的信，里面说你准备去加拿大，还有要凉鞋等等。因为前一天刚发了一封信，所以没有即复。现在一时还没有人去美国，凉鞋也不能带去。北京这两天很暖，有十五度，暖气也微下去了。

我们东边的大楼建造得很快，据说五月就可以交工。也不知何时可以搬迁，等到时候再说。

家里的人都好，姐姐和陈恕又忙上课，大姐的儿子和儿媳还没定什么时候来，但我已将路费交给大姐，随时可以寄去，孩子们都还好。冰冰活动，乒乓足球等都来，丹丹和钢钢一面也在准备，不过他们还不肯放过什么电视节目。我想这种东西，只能靠自觉，别人强加于他，是没有用处的。小咪就说小青准备考高中，用功极了，电视都不看，小咪还劝她休息，她也不听，哥哥他们也好，也准备买冰箱，为的夏天

好留菜。姐姐家是“四化”俱全了，她也买了冰箱，洗衣机，本来又有电视和录音机，都是她攒下的美金从香港买来的。我因为行动不便，还没有去她家。二舅舅常有电话，三舅舅也有信来，宗慈等也有信。她们大概也都升了级。

国内形势很好，各种行业实行责任制以来，大家都加劲干了，工资也加多了。我现在可以写短文章了，正在写老舍散文集的序，只是还没有下去散步，因为房子两边都盖房，大车来往很频繁，土也较大。此信到日，大概你也只有四五个月就可以回来了。你浦干爹已从台湾回来了吧？你归途中到他家住时，千万问你干爹、干姐姐、干哥哥好，黄大哥大嫂也问好，谢谢他们对你的照顾。亲亲你！

娘

三、七

致 巴 金

老巴：

你近来如何？能下地走走吗？能走多久？吴青来信总是问“巴金舅舅怎样了？”许久不得小林信，想她也忙，不过这次请她给我写几个字，报告你的近况。我知道曹禺去了，而且在夜间陪伴你，他真能聊，希望没有把你累坏了。问他好，小林夫妇好。

大 姐

三、九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周 达 宝

周达宝同志：

谢谢你的来信！我又摔倒，是去年十一月的事，现在已全愈了，总是自己太“轻举妄动”，以后小心些，累你惦记着！有空请来，我很愿意和你谈谈。

有一件事拜托，我很喜欢韦君宜同志的小说，又不好意思向她要，请你代买（所有的）她的创作，寄给我，并请她签个字，该款若干，即邮寄。问好！

冰 心

三、九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得到你五月三日和九日的信，知道你华盛顿之行和回来后暑假之前的情况，你不知道得了多少学问，但倒是到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的人，你的见闻广了，但不知你能写出多少？昨天同姐姐对了半天她的翻译，觉得她的汉文还是可以的，但是词汇还是太少了。都是中国书看得太少的缘故，我看你们将来还应该多读点中国书，否则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教外语之外。我最近还好，写了几篇文章，每天看许多书。姐姐、哥哥也好。至于第三代，就得看他们自己，无论有多好的外因，内因是最重要的。现在的社会，如学校里也会使他们受影响，哥哥什么时候去科威特还没定。二舅舅去医院检查了，还未回来，他是气管炎，心脏也不太好，年老了，都会这样。（你说张光直要来看我，现在访问日期已经过了，没有打电话来。我精神不怎么好，没有去打听。最近我忙着写一

篇民族学中的新进化论，看了不少书，正在写评介。目前，心有余力，宁可读些书，少开会，在知识更新的前提下，写些学术文章，供中年人阅。你近来多看些书，有益身心，要慎思、明辨、笃行，才能得实惠。回国以后，忙忙碌碌，要想静心看书，就不易得，所以我再三提醒你，要珍惜时间，安排好生活。）^①

三月廿一日

^① 括号内是吴文藻教授写的。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谢谢你的《全集》，真是太好了，又为我的书架添许多光彩。不日我也将给你寄去《冰心文集》第一卷。将来将陆续寄奉。我的东西比起你的来，真是如小巫之见大巫！一般我不好意思送人的。这只是对你的回报。你何时回家？近状怎样？请小林给我写几个字。

祝你

快快康复

大 姐

三月三十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老舍的散文

老舍先生是一位中外闻名，多产而又多能的作家。在他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过许多长篇和短篇的小说；歌剧、曲剧和话剧的剧本。这五十多篇、几十万字的散文，只是他的一些“小块文章”！但是从这些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他的爱好、他一生的际遇、他接触过的人物、他居住过或游历过的地方……看了这些短文，就如同听到他的茶余酒后的谈话那样地亲切而隽永。

我们从第一篇《我的母亲》看起，就知道老舍幼年和少年生活是十分困苦清寒的。他说：“事实上，我在幼年遇到的那些事多半是既不甜又不美的。”使他在回忆中总觉得童年生活又甜又美，只为他有一位“勤劳诚实”，会默默地“吃亏吃苦”的母亲。他的“生命的教育”都是母亲传给他的：如好客、爱花、爱清洁、守秩序等等。这一切就画出了老舍这个人物的轮廓。

这些短文里有不少忆念朋友之作。他的朋友中有的也是我的朋友，如罗常培先生，许地山先生……他和罗常培：

“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

他夸许地山：

“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天真可爱。”

他称赞白涤洲：

“高过他的人，他不巴结，低于他的人，他帮忙。对他自己，在幽默的轻视中去努力。”

提到何容时，他说：

“他的‘古道’，使他柔顺得像小羊，同样能使他硬如铁。当他硬的时候，不要说巴结人，就是泛泛的敷衍一下也不肯。当他柔顺的时候，他的感情完全受着理智的调动。”

我们常说：“什么人交什么朋友”，从老舍所喜欢的朋友的性格中，我们可以完全看到他的性格。

这本集子里有好几篇关于北京的文章。他热爱北京。他说：

“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

“我爱它像爱我的母亲。”

“北京解放了，人的心和人的眼一齐见到光明。”

这就是为什么在解放后，老舍的文章中常有“狂喜”这两个字！

老舍喜爱山水。在描写济南和青岛的山光水色的几篇短文里，尤其突出了“绿”的色调。

他在《更大一些的想象》里说：

“一串小山都像带着不同的绿色往西走呢……那水藻，一年四季是那么绿……似乎是暗示出上帝心中的‘绿’，便是这样的绿。”

他又在《非正式的公园》中写：

“一切颜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绿的山峰，成功以绿为主色的一景。”

他在《五月的青岛》中写：

“看一眼路旁的绿，同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

以上几段文字，把老舍对于绿色的偏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但知道“上帝心中的绿色”是什么样子，他还能从我所熟悉的蔚蓝的“海”上，看到“各种的绿色”。

他在济南和青岛度过了几年的教读生涯以后，“七七事变”就来临了！在《轰炸》一文中所说的“空前的浩劫，空前的奋斗”的那几年里，他离家出走，从徐州而武汉而重庆，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就是四十年代初朝，他在重庆的那几年，我们和他晤面的机会才比较多起来。我们那时住在歌乐山，他也经常往返于重庆近郊之间，路过时常来坐坐。他当时忙于

写宣传文艺，一面却是贫病交加。我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们见面总不多谈时事，他就和我们的孩子交上朋友，有时空袭的警报响起，老舍就和孩子们带些花生或葵花籽下防空洞去，虽然歌乐山从来没有被炸过。记得老舍那时写过一首七律送我们：

中年喜到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且共儿童争饼饵
暂忘兵火贵桑麻
酒多即醉临窗卧
诗短偏邀逐句夸
欲去还留伤小别
阶前指点月钩斜

这张诗稿在十年动乱中也被抄走了。现在挂在我墙上的这幅横轴，还是胡絮青大姐从老舍的遗稿中找出写来送我的。

这本集子里有几篇游记，是解放后的老舍带着一股“狂喜”的心情写的。如《南游杂感》中说：

“昔日观光，感到痛苦；今日游览，令人兴奋。”

在《内蒙风光》中，他唱：

“三面红旗光万丈 长城南北一条心”

总之，解放以后，老舍以无限的热情，投入到歌颂新中国、新中国的主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创作活动之中。同时他也有繁忙的社会活动，但辛勤的创作活动和繁忙的社会活动，都没有干扰了他爱养花、爱养小动物的习惯。这集子里的最后几篇，就是些谈鸽说猫之作。我们读他的一九六五年的两首遗作，就可以看出他在半生冻饿酸辛之后，“幸逢盛世”。他欣慰，他感激，他乐观，一心只想以垂老挟病之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力争上游”地写：

昔 年

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
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
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
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

今 日

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

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
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
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

谁能料到就在他写这两首诗的第二年，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他从养病的医院里出来迎接的“文化大革命”，竟给他以意外的心灵和躯壳上的打击，他震惊，他迷惘，他彷徨，他从“狂喜”的云端，猝然坠入到“极痛”的渊底。就这样，一位“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竟于在一天的苦想默思之后，在碧绿的湖上，寻了“短见”！

痛定思痛，十年浩劫之中，在中国大地上，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折磨打击的牺牲品的，又何止老舍一人？正因为有了这许多牺牲，才使得中国人民永远记住这十年的惨痛教训，而举国上下戮力同心地拨乱反正、排除万难，来建设起今天这样的一个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中国！

我没有想到这篇《老舍散文选》序，会在这种情绪中结束！只因这些短文一鳞一爪地反映了老舍的一生，从他的“生”就会想到他的“死”。老舍这一班对人民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们的“死”，使得我们这些老人，在“晚年”又逢“盛世”，老舍有知，也应当快慰吧！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

致 谢 为 楫

楫弟：

信和剪报收到，你能在兰大“闲住”，总算有一栖身之处，生活自理，也好对付一天的光阴，又有大弟在兰州，有个照应，我就放心了。今年北京冬寒，我们都加倍小心，勿挂。我们三代人问你好！

姐 姐

四、四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我的中学时代

因为整理信件，忽然翻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七十年代给我写的末一封信。她写：

小谢：

记忆力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你的声音笑貌和我们中学时代的一切，在我病榻上的回忆中，都是那样出奇地活跃而清晰……

这几句话又使我十分激动，思潮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的确的，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十四岁的年纪，正是感情最丰富，思想最活泼，好奇心最强，模仿力和可

塑性也最强的时候，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程，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

但是我最注意的还是和我同班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是梳髻穿裙，很拘谨，守纪律，学习尤其刻苦。一同上了几天课，她们就渐渐地和我熟悉起来。因为我从小听的说的都是山东话，在课堂上听讲和答问都有困难。她们就争着教我说北京话。（那个头一个叫我“小谢”的同学，是满族人，语音尤其纯正。）我们也开始互相谈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去的一切。她们大多数是天津、通县、保定等处的小学升上来的（她们都是寄宿生），数学基础比我好，在国文上我又比她们多读了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互帮互学，我觉得我有了学习和竞赛的对象。那时我是走读生，放学到家打开书包，就埋头做功课，一切“闲书”都顾不得看了。

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切磋琢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

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此后的年月里，我们风流云散，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1983年8月12日《少年之友》1983年第4期。）

我的祝愿

——《牵牛花》^① 儿童文学丛刊代发刊词

福建人民出版社为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决定创办儿童文学丛刊《牵牛花》，欣喜之余，我想说一点我的祝愿。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许多儿童刊物。儿童文学的园地里，真是百花齐放。

《牵牛花》若没有它自己的特色，它就没有了在百花园中开放的意义。

我希望为《牵牛花》写稿的人，不管他（她）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在他（她）构思动笔之顷，必须认定你的对象首先是九百万的福建小读者。你是为着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而写作的。

比如说，无论什么人，对福建的一山、一水、一人、一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浓厚的感情；或者一个福建的作者对省外的大地上的一山、一水、一人、一

^① 《牵牛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 年 5 月出版。

事，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浓厚的感情，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抒写下来。只要情感是真实的，这篇文章就有独特的风格，它就是从福建的泥土里开出来的一朵鲜花，就是一朵福建的小读者和一切小读者所熟识所喜爱的鲜花！

我很小就离开福建，并没有在家乡长大，我一生中住过海内外的许多地方，可说是东西南北之人了，但我对于我的父母之乡的福建的一切，还是特别地关心——这也是很自然的人情物理。

在此，我祝愿《牵牛花》在为福建小读者提供精神营养的、东西南北的作家的扶持爱护之下，不断地灿烂地开放！

悼念林巧稚大夫

4月23日早晨，我正用着早餐，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热泪！

我知道这时在国内在海外听到这惊人的消息，而叹息、而流泪、而呜咽的，不知有多少不同肤色、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敬爱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学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度过的。她从来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术和感情，都贡献倾注给了她周围一切的人。

关于她的医术、医德、她的嘉言懿行，受过她的医治、她的爱护、她的培养的人都会写出一篇很全面很动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个“病人”、一个朋友，只能说出我和她的多年接触中的一些往事。就是这些往事，使得这个不平凡的形象永远在我的心

中闪光！

我和林大夫认识得很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肄业，那时协和医学院也刚刚成立。在协和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都有我的同学。我到协和医院去看同学时常常会看见她。我更是不断地从我的同学口中听到这可敬可爱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 1935 年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1937 年 11 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那时北京已经沦陷，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夫。1943 年我用“男士”

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为模特儿的，虽然我没有和她同过班，抗战时期她也没有到过后方。抗战胜利后，在我去日本之前，还到北京来看过她。我知道在沦陷的北京城里，那几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医务工作。她出身于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着“爱人如己”的教义。对于劳动人民，她不但医治他们的疾苦，还周济他们的贫困。她埋头工作，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大关心的。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也被日军侵占了，林大夫还是自开诊所，继续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业。我看她的时候，她已回到了胜利后的协和医院，但我觉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对时局也很悲观，我们只谈了不到半天的话，便匆匆分别了。

1951 年我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再去看林大夫时，她仿佛年轻了许多，容光焕发，她举止更加活泼，谈话更加爽朗而充满了政治热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医务工作者，她觉得在社会主义祖国里，如同在涸辙的枯鱼忽然被投进到阔大而自由的大海。她兴奋，她快乐，她感激，她的“得心应手”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周总理的器重。她的服务范围扩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调查研究。那几年我们都很忙，虽说是“隔行如隔山”，但我们在外事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种种场合，还是时时见面。此外，我还

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绍病人或请她代我的朋友认领婴儿。对我的请求，她无不欣然应诺。我介绍去的病人和领到健美的婴儿的父母，还都为林大夫的热情负责而来感谢我！

十年动乱期间，我没有机会见到她，只听说因为她桌上摆着总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过。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又都逐渐繁忙了起来。她常笑对我说：“你有空真应该到我们产科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了五洲四海的婴儿。有白胖白胖的欧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爱极了！”这时我觉得她的尽心的工作已经给她以充分的快乐。

1978年她得了脑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时，她总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样，不等我说完问讯她的话，她就问起“我们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来。1979年全国人大开会期内，我们又常见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轻健，谈话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见她用右手摩抚她弯曲的左手指之外，简直看不出她是得过脑血栓的人。一九八〇年夏，我也得了脑血栓住进医院。我的医生、她的学生告诉我，林大夫的脑病重犯了，这次比较严重，卧床不起。一九八〇年底她的朋友们替她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的脑力已经衰退，人们在她床头耳边向她祝寿，她已经不大认得人了。

那时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么一个干脆利落，一辈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瘫痪了不能动弹，她的喷涌的精力和洋溢的热情，都被拘困在委顿松软的躯体之中，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日久天长，她受得了吗？昏睡时还好，当她暂时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也许看到窗帘拉得不够平整，瓶花插得不够妥贴。叫人吧，这些事太繁琐、太细小了，不值得也不应当麻烦人，自己能动一动多好！更不用说想到她一生做惯了的医疗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永远矛盾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似乎反为她感到释然……

林大夫比我小一岁，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的内忧外患之中，我们都是“生于忧患”的人。现在呢，我们热爱的祖国，正在“振兴中华”的鼓角声中，朝气蓬勃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上迈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离开人世，可算是“死于安乐”了。我想林大夫是会同意我的话的。

1983 年 5 月 11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3 年 5 月 19 日。）

“六一”节寄小读者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中国教育报》的编辑，承蒙他们允许我占用教育报的篇幅，来偿还这两年来我对小朋友们欠下的信债。

自从1980年夏我生病以来，不论是在医院里或是在家中，几乎每天都得到你们的慰问信函。你们首先关心我病后的日常生活，并祝我健康长寿；以后就报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希望我给你们写几句赠言。这些热情洋溢的信，都给予我最大的慰安，使我感到幸福！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我一一作复。现在让我满怀感激的心情，乘着向你们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机会，给你们写一封总的回信。

我的病情是有反复的，两年来进了四次医院。病后腿弱，在室内要拄杖而行。下楼散步，就要有人扶掖了。我是个好动的人，常常因为“力不从心”而感

到抑郁烦躁，但我还没有感到寂寞。我还能动脑动手，看书写字也还可以对付。我每天的时间还是填得满满的。我睡眠不多，早晨也醒得早，早饭和午饭后都要躺下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些音乐、新闻、歌曲和文学节目。上下午我都看书看报。每天两次邮递员到来，都送给我五种报纸，两三种刊物——大多数是文艺刊物，当然也有少儿报刊，至于我收到的信就更多了，有从国内来的，也有从海外来的，其中当然也有小朋友的来信。就是通过广播、电视、书报、信函，使我和外界有了紧密的联系和接触。我夜夜看到熟识的面庞，天天听到熟悉的声音，我知道了国内和世界的大事，也不断地看到许多新的风景，得到许多新的知识。总的说来，我的日常生活是宁静而丰富的。我也自知保重，决不会过于劳累，请小朋友们放心。

你们的信都写得很好，字迹很工整，文字也很流畅，尤其是你们的纯洁真挚的友情，跃然纸上，读了常常使我忍不住流下感激的热泪。感谢之余，我还想提醒小朋友们两件事：一是你们的信里还不免有些错别字，最好是写好信自己再细看一遍，觉得有哪一个字记不准，就去查一查字典，我自己在提笔忘字时，就常常这样做；二是有极个别的小朋友，写信时

用的是公家的信封信纸，如某企业、某机关的公用信笺，这是很不好的。希望小朋友们从小养成“公私有别”的习惯，不滥用一点公家的东西！

你们的信里还常常问到怎样才能写好作文。要写好作文，就要学好语文，多读多写。这些话，我在《三寄小读者》的“通讯四”和“通讯六”中早已说过了。这里，正好联系到你们要我赠言的那件事。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我的祖父给我写了八个字的座右铭，这八个字是：

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为善”就是做好事，意思说做好事是最快乐的事情，人活着就为的是要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别人生活得美好了、快乐了，自己也会更加快乐。现在这个时代，做好事有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具体内容，而且学有榜样，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号召我们学习雷锋，现在党中央又号召我们学习张海迪。关于这一点，我想你们的家长、老师、辅导员讲的都会比我想说的更为详细和透彻。让我们一同向雷锋和张海迪学习吧！

“读书便佳”，意思说能读书肯读书就好。说起读

书来，现在的少儿读物，比我小时候多多了！如今全国少儿读物的专业出版社，已有七家。近两年来共出版少儿读物三千六百九十余种。党和全社会都在关心你们的健康成长，都在尽力满足你们的求知欲。有了这么多的书可读，你们是何等的幸福呵！

小朋友，二十年后，你们就都是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从事建设工作的人，必须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全面的文化修养，这一切都可以从读书中得到。你一旦通过读书敲开了知识的宫门，从宫里的每一座殿里都会发现有不同的奇珍异宝：历史的、地理的、天文的、地质的以及许多别的科门的知识。你得到的知识愈多，工作的能力就愈强。二十年积累下来，到时候你就能成为一个称职胜任的建设者！

这些年来，我还收到你们寄来的许多礼物，如你们自己画的画，自己写的故事以及红领巾和各种的海内外的风景画片。这些，我都已珍藏起来了。现在我就把我所喜爱的八个字的座右铭，作为我回赠你们的礼品，请你们收下吧。

一夜的春雨，把我楼前的红花绿叶，浇洗得分外鲜明。太阳出来，就该是春光满眼了！在此，我祝愿你们有一个你们自己的、快乐酣畅的节日！

永远爱你们的朋友 冰 心

1983 年 5 月 18 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教育报》1983 年 5 月 26 日。）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正要给你写信（上次得你寄来的大众医学，上面说到维他命 E 的功用，和剪报小孩相片，“研究”等，均已收到），今天又收到你五月二十日的信。我们还好，二哥于两星期前住进积水潭医院去检查身体，因为他胃、肺和心脏都不太好。我们孩子们都去看了他，我也常给他家打电话，他自己也从医院中来电话，还未检查完，大概一切还可以。反正我们大家都老了，你一定要自己保重。有大弟在兰州，我也放心一些。你每天出去走走，极好。我现在是不能散步了，在屋里也是扶杖而行。文藻还可以，孩子们也都好，钢钢、丹丹今年将考大学，不知前途如何？小妹还要去一趟英国，十月才能回来。别的没有什么了，祝你健康！

姐 姐

五月廿二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奶奶，我爱你》读后

我看了黄世衡同志写的这一篇《奶奶，我爱你》，当时就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很生动、也很深刻。这个小家庭里的人物，都在我面前站了起来！

审视之下，我觉得这里最不可爱、最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的，是宝珠的妈妈。她“在上上学时候是好学生”、“是国家干部”、“局里上上下下都说好”。对丈夫和孩子都很关心，她“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她“做丈夫的所有衣服”。性格也很开朗，“见了谁都是有说有笑”的。但是，她的女儿、最爱奶奶的宝珠说：“可她一吩咐奶奶做什么事”，脸上就阴沉沉的了。她对她的婆婆“从来没有好脸色、好声气”。当她和丈夫儿女一起出去游园的时候，她却吩咐老太太说“今天我们带孩子出去一整天，你把这一堆衣服和床单洗了吧。中午还有剩饭菜足够你一人吃”等等。她这样对待丈夫的母亲，称“你”又“吩咐”，这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了！难怪她的女儿会说她“不孝敬”、

“刻薄”、“忘恩负义”。可惜这故事里没有宝珠的姥姥，不知她对自己的母亲是不是也这个样子？

宝珠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若是像宝珠爱奶奶那样，爱他自己的母亲，他的妻子就不会“顽固”、“刻薄”到如此地步。他对他妻子对自己的母亲那样“没结没完的叨叨”从来也不敢吭声。他的妻子“说一不二”地叫他母亲住在冬天不生火炉的屋里，他也没有过问。难怪宝珠说：“妈妈也太狠心了，爸爸也太忍让了。”

故事里的宝珠，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爱妈妈，不但因为她和弟弟都是奶奶从小带大的，她看着奶奶“一天忙到晚照顾全家”，“没完没了的做活”，她感到不公平、不服气。可她又不敢直说出来，就和弟弟——妈妈眼里的小祖宗、小天神——共同想方设法让奶奶“住北屋”，“吃鸡脚”。当妈妈要带她出去游园的时候，她却宁愿留下，陪奶奶洗衣服，还给奶奶煮鸡蛋等等。都活画出她是个又正直、又灵活，又是个最懂得“感谢”的小女孩。

最可爱可敬的还是这位老奶奶了！她对于一切都是“逆来顺受”，让她住冷屋子，她没有言语。不让她吃鸡腿她就吃别的。她还劝说爱她的孙女宝珠，“你妈上着班，还要操心你们，够她忙活的了”；“你

爸你妈都是好人，就养育你们两个，该着你们孝敬的。”当宝珠不平地说，“我妈对您这样，我以后对她也这样”时，她就急了，说“你要这样，我明天就回乡下。”可见她乡下还有个家。她住在城里，只为的是照顾他儿子一家。她说：“我没啥，看见全家大小和和美，我就起心里高兴。”多么宽厚、无私、伟大的母性呵！那个躲在迎春花后、围着淡紫头巾偷听她们谈话的宝珠的妈妈，听到她婆母从“一颗金子般的心”里说出来的话时，不知会有什么感想？！

我每天从窗户里都可以看见有些老太太们：提着菜篮的、抱着孩子的、晾着衣服尿布的，从周围的大楼里进进出出，忙碌得很。这就是些做奶奶的、做姥姥的、现在双职工的家庭里很重要的人物。当然一位老人能跟儿女们住在一起，可以互相依赖，互相照顾，老的小的都很快乐舒服，这是我们中国很好的传统和习惯，这在外国就不常见。但是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谚语，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奶奶，我爱你》的作者，就使我们看到宝珠这一家的难念的经。他通过一个小孩子的公正善良的看法，提醒我们，只有有了讲文明、有教养的、承上启下的、做父母的一代，才能使一个三代同居的家庭，生活得和美

而健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过着尊老爱幼的“全家大小和和美美”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健康起来，我们的国家也会强盛起来！

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东方少年》1983年7月号。）

悼念廖公

六月十日晚在电视的屏幕上，忽然出现了满面笑容的廖公的大幅相片，接着就广播廖公逝世的不幸消息。这消息真如同天外飞来的一大块黑红黑红的流星陨石，在国内海外千万人的心地上，炸出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虚”！

廖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了。他的闻名的革命家庭、他自己一生在国内、在日本、在欧洲的革命工作。他的知友遍天下。我在解放后所到过的海外各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许多中国侨民和外国朋友，在对我提起廖公的时候，都是赞不绝口。日本朋友尊他为“最大的知日派”，欧美朋友称他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海外各地的侨胞们则把他当作通向祖国的“最宽广的渠道”和“最坚固的桥梁”。我以为像他这么一位学贯中西、名闻内外的巨人，见了一定会使人有“望之俨然”的感觉。而在中日邦交恢复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在外事活动中我和他接触时，我惊喜

地发现他是一位豪爽、诚恳、热情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又是十分地洒脱而风趣。他对外宾除了正式的致词之外，是对哪国人就说哪国话，说得流利而自然，总给人以一种淳真亲切的感觉。这就使我忆起在一九七三年，在日本樱花时节，廖公率领一个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去到日本，我也是团员之一。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大型友好访问团，我们到处都受到了日本朝野一致的热烈招待和盛大欢迎。廖公在这些场合，如同回到故乡一样，表现出自然而活泼，他遇见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就拥抱起来，唱着大学的校歌。在日本田中首相接见全体团员的茶话会上，他把在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樱的三片叶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说：“象征中日友好的山樱花树，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了！”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当时我就感到这小小三片的山樱嫩叶，在日本朋友心中的份量，决不在正式礼品如大幅名画或大型牙雕之下！也许就是这一次的访问吧，我记得在一个旅日侨胞的欢迎会上，廖公正用地道的广东话，同主人们畅谈，大概他发现侨胞里还有一些福建人，他忽然很风趣地笑对大家说：“我们团里有一位谢冰心女士，她是福建人，请她用乡音来替我们说几句感谢的话吧。”在

大家的鼓掌之下，我只得站起来勉强用我的不地道不娴熟的福建话，说了几句，赶紧又坐下了。我那时虽然觉得很窘，而看到我的同乡侨胞们相视而笑的欢容，我从心底佩服了廖公这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活动艺术！

也就是在这一次访问途中吧，我发现廖公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太好。在旅馆中朝夕相处，虽然时时可以看到他可掬的笑容，听到他爽朗的笑声，而在用餐时候常常看见廖公夫人经普椿女士在餐后给他吃药，或是把他面前的酒杯拿走，这时他也只抬头一笑。一九八〇年以后的两三年中，我住了四次医院，每次几乎都听说廖公也住院了，不是心脏病犯了，就是骨折，可是他不是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常常看见他换了衣服出去开会，或是接见外宾和侨胞。他骨折了坐着转椅，还是南下北上地转！他的活动范围实在太广泛了，他的工作也实在太繁重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能把他的工作完全顶了下来。

他就这样地坚毅乐观地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事业，无休止地鞠躬尽瘁，终于在党和人民最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和我们不辞而别了……

我们追了出去，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稍稍减轻我们的悲痛呢？像我这样的，千

百个人合在一起，也做不好他一个人的工作！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民，再加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遍布天涯海角的侨胞，戮力同心，从各方面聚集起来，来促进、完成廖公的遗愿，这排山倒海的力量，应该是“无攻不克”的吧，愿与国人共勉之！

1983 年 6 月 21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华声报》1983 年 6 月 26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寄上《散文选》，作为纪念。

这些日子常常想到你，也正在披阅你的散文，感想很多。小林怎样也不给我写信了？

望千万珍重。

大 姐

六、二，一九八三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吴 青

亲爱的小老二：

已经接到你的三封信，头两封是在东岸写的，并附有相片；最后一封是你在丽琳家写的，还有她的一封信，并附有相片，可惜没有她的女儿，一定很可爱。我很高兴你有机会和丽琳会见。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儿，中国人的好处她都有！这次你和你干爹呆了几天？他身体一定比我们好，他会到处旅行，我们现在没人陪伴就不行了。Daddie 这半个月在开政协的会（不是每天都去），今天是闭幕，他开会也累。我这时候要写些东西，如悼念廖公的文章，紧逼着要。我自己也想写，写完了又很累，感觉和从前不同了！这些日子，常有年轻作家来看我，如邓友梅、林斤澜、冯骥才等，张洁、吴泰昌等也来，倒是不寂寞。

新房子要好了，澡房有瓷砖，听说有太阳能，洗澡就方便了。搬家是一件大事，希望你早些回来。丹丹、钢钢正准备考试，看来他们并不紧张，是否心中

有数，也不知道。大姐很好，什么事都亏她做，我行动不便，简直成了废人。

六月二十二日

致 吴 青

亲爱的老二：

同时得你干爹和你干姐姐和你的信，并附有两张相片。知道你现在已在干爹处住了，你要多陪伴他，替他解闷，他身体很好，这是他比我们强的地方。你干姐姐要在七八月之间回国来走走，极好，请她来我们家玩玩，我们可畅谈一番，不知那时我们已能搬到新家否？据说新房子七月十五可以交工（两边早已打通了，不能再改，费哥的一套，也是打通的）。现在那边正忙得很，机器轰鸣，天气也热。

廖公逝去，国内很悲痛（我在华声报写了文章，这报是国务院为华侨办的），你可以找《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七日看他女儿廖蕓的文章，她写她爸爸写得很好！你干爹信上说凌丹得了法学博士，真是了不起！中国现在正提倡民主与法制，她若回来看看，大有用武之地。匆匆写此，赶付早邮！

娘

六、廿九

我的感谢

前些日子，有一位很年轻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来看我。临走的时候，她让我在她的小本子上写几句话。我就写上：愿她有工夫时，多读一点本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这样对她的写作会有益处。（其实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意思。）她走了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不介绍她常阅读《世界文学》呢！

我自己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看书或翻译，总离不开字典。要是再通过英文阅读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作品，岂不更是旷时费日的事情了？我常为此而苦恼。在此，我要对《世界文学》的编者们献上我最深的感谢。

我是《世界文学》的老读者了。三十年来，我通过它，认识了许多国家的作家，了解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通过它的文学评论，我知道了许

多国家的社会变迁和文学流派等。它的编者和译者都很努力，很负责，总是挑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从原著原文，用很好的汉文翻译出来。

我愿把这位帮我学习和了解外国文学的良师益友——《世界文学》，介绍给和我有同样爱好的年轻的作者和读者们。

1983 年 7 月 5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83 年 8 月 25 日《世界文学》1983 年第 4 期。）

一衣带水两千年

在历史上是悠长的两千年，

在地理上是邻近的一衣带水，

中日两国醇厚聪明、勤劳勇敢的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源远流长的。

虽然中间曾有短暂的几十年是在刀兵中度过的，但是唐诗人李白有句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中日两国在文化历史上的共同语言，如同一江浩荡奔腾的春水，是无论如何抽刀，也割不断的！

因此在正常邦交暂时中断的二十几年中，中日两国的满怀友爱的人民，依然努力坚持在一衣带水之间，穿梭般来往，频繁地接触。妇女青年团体、文艺宗教团体、教育贸易团体……友好访问也罢、美术科技展览也罢、音乐舞蹈表演也罢、体育竞赛也罢，双方人士都在为促进中日邦交的早日正常化，而欢

欣鼓舞、朝气蓬勃地工作着。

这时在我眼前涌现了许多双方人士的面庞，这面庞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是那么诚挚、那么亲切，他们都是我多年同工的战友。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在中日两国的山山水水之间，欢然道故，我们说着友好的过去，盼着复交的未来。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语言是兴奋的。我们行动起来，排除了种种的困难和障碍，风里、雨里、冰里、雪里，并肩携手、一砖一石地铺出了一条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道路，过去不是平坦的，将来还是曲折的，但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有勇气也有信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正在创造着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历史！

在踌躇满志的回顾中，我不禁有些伤感。我的中日两方的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战友，许多都已离开了人世。他们已经完满地尽到了他们的神圣职责！同时，使我欣慰的是我们的接班人——中日两国的青年，正在高举中日友好的旗帜，在一衣带水之间，往来更加频繁，意志更加坚定，情绪更加高昂，他们正在同心协力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这个伟大事业，不断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日两国的青年人，坚持努力下去吧，未来的幸

福和平的世界，是属于我们子孙万代的！

1983 年 8 月 20 日

谈《摇篮丛书》

《摇篮丛书》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从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改编的小册子，解说简明，图画生动，装潢精美，内容都是有益于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四育发展的小故事，是赠送小朋友最好的恩物。

1983 年 9 月 1 日

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我把这本选集从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亡命者》看起，一直看到八十年代的散文《一封回信》，仿佛把巴金这几十年的个人和写作历史，从头理了一遍，我的感触是很深的。

我认识巴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四十年代初期，我住在重庆的歌乐山。他到重庆时，必来山上看我，也谈到自己的写作。他走后，我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里，听到一声声不停的杜鹃叫唤，我就会联想起这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

他说过：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人类的受苦而哭，也为了自己的痛苦而哭……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

他爱祖国，爱人民，爱全人类，为他们的痛苦而呼号，但“光明”却是他在暗夜里呼号的目标。他说过：

“……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过去探索中的收获，也是我一生中追求光明的呼声……我对祖国对人民有多么深的爱……我的火是烧不尽的，我的感情是倾吐不完的，我的爱是永不消灭的。”

他终于见到了光明。中国解放了，旧制度和人民的敌人灭亡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他感到了莫大的喜悦。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贡献出了他的心，他的笔和他的全部力量。1951年我从日本回来以后，在北京，在上海就常会看到快乐的他，和他的美满的家庭。他的爱人萧珊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在人民外交的国际活动中，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此外我每到上海，他和靳以一定来接我，我们一同逛城隍庙，吃小吃。1959年靳以逝世以后，他仍是自己来接我。他每次到北京自然也到我家来，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之外。在这些接触中，我觉得他一直精神饱满，

作品也多，他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还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他是个新中国的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奋斗的勇士。

十年浩劫中，他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严重的，最使他伤心的，是在他身边，多了一个他的爱妻萧珊的骨灰盒！

噩梦过去以后，我们又相见了，我们庆幸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1980 年夏我们还一同参加一次赴日本的友好访问。同年秋天我得了脑血栓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有三年“足不出户”。巴金每到北京仍来看我。去年他也摔了腿，行动也不方便，但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的情况比您想的糟一些……写字吃力，……幸而我还能拿笔，还可以写我的随想录。”

他这封信是今年 7 月写的，朋友从南方来都告诉我，巴金近况还好，他还在不停地写作。

是的，巴金不会停笔，他将不断地偿还他对后代读者的欠债！

巴金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这本选集不过是他浩

如烟海的作品中的一点一滴。但读者可以“管中窥豹”，从一斑中看到斑斓飞动的全身。

巴金自己也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这是他的作品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同之处。而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笔下的人物，却完全是中国的。这也是读者们都能看到的。

1983年9月6日

（本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巴金》序，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3年第10期。）

《我的乐园》序

力群同志把他写的《我的乐园》稿子寄来，要我为这本儿童读物写一篇简短的序。

我一口气把这本稿子看完了，觉得他写的很好，感情真挚而浓郁。他又是一位版画家，能够把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山水人物，同时用“文”和“画”鲜明生动地记了下来，使得我们似乎看得见那些活泼飞动的鸟兽虫鱼，闻得见那些艳丽芬香的奇花异草，这一切都是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我愿把这本读物介绍给八十年代的小朋友。

同时我认为：小朋友们不但要读它，而且要向这位作家学习。你们在这样年纪、这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乐园”，应当在自己记忆力最强，对周围一切事物接受和反应最灵敏的时候，抓住一切感受，及时在日记或作文中写了下来，这也是练习写作最好的办法。

1983 年 9 月 1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山西文学》1984 年第 1 期，《我的乐园》，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初版。）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信收到，阴历八月十一那天，二哥二嫂带了一个蛋糕来，我们一同庆祝了一下。孩子们都不在家，文藻也出去开会，只有陈恕和大妹，请假来了一会，他们呆一个钟头就走。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常出去，好好休息。我们新房子还未完工，你怎么想到有空调？现在除了大机关招待外宾之处才有，我们怎会有呢？小妹要十月下旬才回来，余不赘。

姐 姐

九、十九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昨天早上李枫同志送来了一盒极其精致的月饼，说是你托他带给我的，我们全家人都吃了，十分感谢你！上海月饼就是好，不像北京的，人说是刀也砍不动！李枫同志还说你九月可能到杭州去，那就太好了。听说杭州到阴历九月，一下车就闻见满城的桂花香气。我十分惦记你的身体，小林这孩子近来也不给我来信报告了。只有吴泰昌有时还可告诉我一点消息，也不详细。希望你自己保重，不必多见人，能早出去休养最好。年底到北京来开文代会吗？借此可以来看看我，我是不会去上海了。吴青下月可从英国回来。

冰 心

九、廿二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九月二十日信收入，文集第二卷平装本早收到了，忘了告诉您，甚歉！

新居尚未交工，等搬进去，一定给您写信，不过一般寄到民院的信，都可收到。北京已凉，上海如何？

顺颂

节禧！

冰 心

九、廿九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过节好！谢谢你的信，再过几天就是你的 79 岁大寿了。先祝贺你健康长寿！我还好，有三年足不出户了，也没能拜望你，但从报刊上常见你的文章，如见故人。文藻问好。

冰 心

十、二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我也谈谈翻译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的编辑同志，早就要我写翻译的文章了，季羨林同志也常常提醒我。但是我总不敢动笔。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翻译过多少东西，不能算是一个翻译家。我又只懂得一种语言——英语，还不精通（为要通过硕士考试，必须有两种外国语。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学过一个暑期的法语，考试过后，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在翻译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还有过痛苦的经验：我在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李清照漱玉词的英译。题目是我的导师替我选的，这对我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我硬着头皮，把漱玉词译成一段一段的散文，然后每星期一次到导师家里，一边吃着茶点，一边商量着把它译成“诗”。就这样，每星期译一首，半年的工夫，勉强把论文写成了。至今想起来还在难过，幸而没有一个中国人看见过我那篇论文！因此，我不敢再做翻译的工作。

1927 年的冬天，我从美国同事那里，看到几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我尤其十分喜爱其中的一本，《先知》，我喜爱它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正好第二年我在燕京大学讲一门“习作”课，我就请习作班的同学们分段翻译了出来，然后我再个别地和他们讨论商量，但修改后的译稿竟没有收集起来。1930 年，我母亲逝世后，我病了一场，病榻无聊，重看这本《先知》，觉得实在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就在 1931 年把它译完，正好新月书店向我索稿，我就交给他们了。

这以后，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吧！我又翻译了印度哲人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吉檀伽利》和《园丁集》，还有几篇短篇小说。泰戈尔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特别我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他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他的诗和纪伯伦的一样，也有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处世为人的道理，平静里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总之，我翻译这两位作家的散文诗的时候，都没有感到辛苦，只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后来我又应印度

作家安那德之约，译了一本他自己用英文写的童话《石榴公主》，也因为我到过印度，作品中的故事背景，我还可以领会一些。此后，又译过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诗集，那是“上头”给我的任务，原诗的英译本是有韵的，我也只好译成一些合辙押韵的句子，就显得吃力了。大概是 1978 年吧，有关方面又交给我一本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英译散文诗《燃灯者》。这本诗集在我手里耽误了很久，直到 1980 年五月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才匆忙地赶译了出来。我没有到过马耳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都没有感性知识，也只好照着字面直译下去。等到六月中旬译完抄好，我就病了，连序文也没有译出，就交卷了。

一般说来，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一是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品，而且必须是作家自己用英文写的，我总担心重译出来的东西，不能忠实于原作。

第二，我只敢翻译散文诗或小说，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学形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过好几门诗歌的课。有许多英美诗人的作品，都是我所喜爱的。如莎士比亚，雪莱，拜伦等。当老师在台上朗诵的时候，那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节，总使我低回神往，但是这些诗句要我用汉文译了出来，即使是不失原意，那音乐性就都没有了。我

一直认为译诗是一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若不是为了辞不掉的“任务”，我是不敢尝试的。

第三，我觉得要译好外国文学作品，必须比较丰富地掌握一些本国的文学词汇。在遇到好句的时候，词汇多了才有斟酌选择的余地。在选择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移译某一个好句的时候，往往使我欢欣累日。这快乐比自己写出一篇满意的作品还大，可惜的是这种快乐的享受并不常有！

关于文学翻译，我所能谈的就是这些了。“浅”人无“深”语，这篇漫谈能厕入“百家谈”之列，我深深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1983年10月12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5月初版。）

在阿拉伯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获悉阿拉伯文学讨论会将于十月十八日在香山别墅开幕的消息，我十分高兴。但我自己却因行动不便，不能躬与其盛，我又十分歉仄。

我不懂阿拉伯文，阿拉伯世界我也只到过埃及，所以知道的很少。我曾翻译过黎巴嫩哲人纪伯伦自己用英文写的《先知》，因为我从英文中读到那本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的散文诗时，就引起了我的喜爱，感到有移译出来公诸同好的必要，虽然我还不知道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

我希望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多多翻译一些阿拉伯的文学名著，因为我感到我们东方人更能欣赏东方人的作品。同时我也感到译者除了必须比较精通外国文字外，还必须刻苦学习本国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用比较适宜的文字来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正因为我自己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更希望年轻的

译者同志们多多努力!

1983 年 10 月 17 日

致 谢 为 楫

亲爱的楫弟：

后天就是你生日了，因为曾给你寄过钱，现在寄上相片一张，祝你健康！你的九月廿七日信和一张介绍负离子发生器的报纸也看到了，我们托春义从上海买一个来，合 59 元多，很小，放在床边，我并没有感觉什么，也许有好处。小妹已于本月十四号夜回来，胖了一点，休息几天就上课了。因为算来她又去了几天英国，假期已过了。新房子还未完工，也不知何日可以搬去。我也没有精力，一切听孩子安排。文藻和我都问你好，祝你长寿。

姐 姐

十月廿二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回顾与前瞻

——纪念《儿童文学》创刊二十年

《儿童文学》是在 1963 年 10 月创刊的，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除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之中，被迫停刊以外，它一直都在做着：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课外读物，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促成他们健康成长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仅仅从我看了《儿童文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之后，觉得《儿童文学》在出刊的十年中，的确发表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其成绩并不在同时期的成人的文学刊物之下！当然其中有许多篇都是我从前看到的，并且知道《儿童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在这些作品上面凝结了多少心血。

《儿童文学》编辑同志们更有可以自慰和自豪的一面，就是他们一直把团结壮大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的工作，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在创刊的第二年，编辑部就专门把全国各地的青年作者请到北京来，

举办了学习会。1978 年复刊后，又举办了第二期有五十多位青年作者的学习会。此后几乎每年都召开儿童文学作家招待会、座谈会、纪念会等。在我的回忆里，这些会都开得十分热烈而亲切，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耳中常常响起许多老作家的谈话，眼前常常涌现许多新作家的面庞。我知道《儿童文学》的编辑同志们是深深地懂得为了繁荣花圃，必先培养园丁，为了做好食品，必先训练厨师的道理。如今这些年轻作家们的名字，不但像明朗的春星似的闪耀在《儿童文学》和同类的兄弟刊物上面，也闪耀在许多成人的文学刊物上面！我为《儿童文学》编辑们对发现、鼓励、培育新作者的巨大努力和丰硕成果而欢欣鼓舞并献上我最深的敬意！

向前看呢，在现在的大好形势下，我知道《儿童文学》要和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同健康地生长发展下去，一直刊行到共产主义。它还要为亿万的中国少年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还要培育亿万个烹调这美好精神食粮的名厨高手。

我曾为《儿童文学》题字说：希望作家们为中国少年提供精神食粮的时候，多加上一些“爱国主义”的味精。

其实不必说每期的《儿童文学》，只看《儿童文

学二十年优秀作品选》的那些作品，无论是小说、童话、散文、诗歌，有哪一篇不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呢？这些作品里有着极其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它们描写了少年儿童们对家人骨肉、师长同学的爱，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爱，对祖国悠久文化的爱，对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爱，对祖国建设成就的爱，对海内外同胞的爱……总之，只要是从一颗热爱儿童、热爱祖国的心里写出来的真情实感，笔下流涌的无论是喜、怒、哀、乐，就都是爱国主义的了。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里，也不会没有“怒”和“哀”的，有爱就有憎，对祖国不利的事物，不是也会引起我们的悲哀和憎恶吗？

愿我们世世代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永远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爱憎分明地挥写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3年第11期。）

记八闽篆刻名家周哲文

我的朋友赵朴初曾戏称我的小女儿吴青是“谢公最小偏怜女”，我忽然觉得这句诗可以刻成图章送给我的女儿。正好我的朋友卓如要回到故乡福州去，我就托她请人用故乡的寿山石替我刻这块图章。她回来时给我带来了福州治印名人周哲文的创作。卓如还介绍说：周哲文是福州画院画师，中国美协福建分会会员，福州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会长，杭州西泠印社理事，而且还是福建省政协委员。后来我又看到许多关于他的文章，上面都提到他家境清寒，自幼刻苦，童年就酷好篆刻，用本乡的寿山石，四十年来已刻印数万颗。他未受师承，但博采各家章法，自辟蹊径，名重艺坛。我不懂篆刻，但也能看出那刀法功力之精深，我和我的小女儿都感到惊喜。以后从他的来信中，知道他还是我二伯父谢葆桢（穆如）老人的弟子，我的堂兄谢为枢也曾教过他英文。他对我的福州故居，门庭户牖，都很熟悉，这又引起了我的许多回

忆。

在这里我所要特别提到的，是我认为他不但是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还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在
六十五岁的高龄，还曾到过日本和美国，参加民间艺
术家代表团，作篆刻表演。他通过自己精深的艺术，
交了许多外国朋友，也替许多名人学者刻了图章。他
到哪里都不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要外国
人了解欣赏中国的篆刻艺术，并通过这艺术搭起两
国友好的桥梁。一九八〇年他在美国献技时，在
《华文日报》上看到一个政治家在竞选总统时，竟以
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为号召。他十分愤慨，就在中国
展馆的表演台上，万目攒视之下，刻出一颗“信义千
秋”的印章，边款刻上“中美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当纽约的记者们问他为什么刻这印章时，他毅然地站
起来说：“中国有句古话‘坚守信义，千秋不渝’，一
九七二年中美建交，发表了‘上海公报’，从此两国人
民恢复和发展了友谊。如今有人竞选总统，却发表了
要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的言论，这是中美人民都不会
接受的。我刻这颗图章，就是为了劝告这些人要遵守
‘上海公报’精神，在政治上要讲信义！”这些话博
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在纽约的报纸上就全
文登了出来，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注意。

代表团回国后，谷牧副总理听到了汇报，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一个民间艺人敢于向美国首脑人物提出批评，很有胆识，很有爱国热诚呵！”

周哲文在国外时，总是十分关怀居留外国的侨胞，敦劝他们回国看看。他在美国时，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人，请他刻“张爱之印”和“大千居士”两颗印章，要带回台湾送给大千老人。他沉吟片晌，在两颗印边，刻上了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位台湾的客人看后很受感动，说大千先生是四川人，半生客居在外，现寓台北，但未尝一日忘却故园，今有此两方图章，放在案头，怎能不勾起他思乡怀旧之情？而周哲文也正是要通过这两颗印章，能使大千老人回到大陆看看他阔别多年的巴山蜀水，可惜的是印章到日，大千先生已经重病不起了！

周哲文在日美两国时，还替我国侨胞刻了几百颗印章，他总爱在印边刻上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周哲文热爱人民的好总理，他用铁笔将人民怀念歌颂总理的许多诗词，刻在冰坚玉洁的寿山石上，永志不忘，这部印谱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我还得到一本《福建书画家》画册，上面有他怀念台湾同胞和美术界故旧的篆刻十余方，文有：“月是故乡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等等，厚意深情，溢于言表。这一切都使我为我的故乡出了一位杰出的、爱国的金石篆刻艺术家，而感到无尚的欢喜和骄傲！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

（本篇刊于《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诗词印谱》，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初版。）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听吴青说你是十一月八日生日，我信写晚了。祝你健康长寿！

陈喜儒从上海来，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有一本书给吴青，但还未送来，并说你住院了，到底治疗得如何？一定要安心调理，病了就不要急躁，我这人一辈子性急，就是病把我磨练得耐心了。人生几何，老来总是力不从心，我也常为此苦恼，但“留得青山在”，还可以看点书，写点东西，也可以看看老朋友，是不是？告诉小林，我非常地想她，总盼她来北京，但又想她留在你身边好。人生总是矛盾，请多保重。

大 姐

十一月九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葛 翠 琳

翠琳同志：

封面写好，字太差了，将就选用吧。

《司徒雷登传》未看过，如有，可以借我。

入冬以来，常觉骨头疼，别的没有什么。

祝好！

冰 心

十一、十一

《爱的甘泉》^① 序

《爱的甘泉》集的编者，要我为这本集子作序，我感到荣幸而欣然地接受了。

这本集子里收集了几十篇今年四月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召开的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活动先进集体和优秀教师代表大会表彰的优秀教师的动人事迹。我只抽看了几篇，每一篇都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多么可敬可爱的人民教师呵！

我一生敬爱教师，我深深体会到他们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他们在一般人认为最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最不平凡的事业。他们以崇高的献身精神，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们说：“爱是教育的灵魂”。他们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他们甘作“人梯”和“蜡烛”。他们教书育人，以自己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为人师表的实际行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

① 《爱的甘泉》，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出版。

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们有的刻苦钻研业务，探索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数十年孜孜不倦，总结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有的因热爱祖国和自己的学生，毅然谢绝出国继承巨产。有的爱生如子，为了救护学生而身受重伤。有的对差生特别爱护，把失足少年从公安机关领回家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有的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深山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的身处特别环境而洁身不染，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学校变成反腐败的堡垒……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能经受这些考验吗？

我要珍重地向广大读者介绍这些感人的事迹。这本集子是青少年学生、中小学教师学习诵读的好课本，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的辽阔国土上，有这许多为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为祖国繁荣昌盛的未来而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教师们。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窗外之窗》^① 序

这本《窗外之窗》散文集，是我的朋友李素女士从一九七二——八二这十年中间、在香港《工商日报》和《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的：《微明集》、《未名集》和《复燃集》三个集子、一百八十多篇短文中精选出来、要在香港山边社出版的。李素从美国写信来要我为这本集子作序，我欣然地答应了。

我和李素是五十多年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相识的。当时我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她曾上过我的课。从她的作文里我敬佩了她的旧文学的造诣，她的文章里永远满含着浓郁的诗情和画意。因此我同她课外的接触就比较多。我知道了她对于旧诗词不但爱好，而且会写。我又感到她是一个纯真、沉静又勇敢，很有主见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人。对于她的身世，我们谈的不多，但从这次阅读她的《忆童年》一段，

① 《窗外之窗》，香港山边社 1984 年 3 月初版。

我知道她的生命道路，并不是没有坎坷的，但在她自己“满怀希望和理想”的精神世界中，她生活得很勇敢而乐观。正如她自己说过的：

“人类是有思想感情理性，满怀希望与理想的动物。既然享有宇宙华彩缤纷的无限天趣，又拥有蓬勃的生趣，当然是津津有味的生趣。”

她还说过：

“在平凡中出生入死、屡败屡战，从小捱到老还能够挺起瘦骨，泰然而又怡然地俯仰于天地之间。”

“生命就是战争，是连续不停的奋斗……生命是痛苦而贵在能化痛苦为快乐，享受五味的和谐。”

我认为她的“津津有味的生趣”和“泰然而又怡然”的心理状态，都是从她的湛深的文学修养和勇敢奋斗的人生观中得来的；而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短文，无论是“谈天说地，怀古伤今，吟风弄月”或是

“嬉笑怒骂”，都看得出是李素写的；因为这里面有她的见地、她的爱好、她的人生观。她有独特的风格！

李素现在正和她的儿女一同侨居在美国，但我知道她虽生活在异国的风光之中，她一定还能从汉字书本中，吸取祖国悠久灿烂文化的精神营养，来愉悦她随遇而安的晚年。去年她回国来一次，曾带两个女儿来看我。她的两个可爱的女儿，言谈举止一点不像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而是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她曾说过：

“生命似乎是闪闪的浪花，但儿女是涓涓的支流。”

我深信这股中国的、可爱的支流，会在世界上任何一处的土地上，“源远流长”地奔腾下去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前得来书并精装文集（2）三本，想等到精本全部到后再复。现在我们将在一二日内迁到隔壁新盖好的大楼内，新居比旧居宽敞明亮一些，有小女儿吴青一家和我们同住，可以照应，如来北京，请枉过！

常在报刊上看到大作，看来诗兴不浅！祝笔健！

冰 心

十二月八日

给《小苗》小读者的贺年信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小苗》编辑部同志允许我占用《小苗》一百期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贺年的信。

我几乎每天都能得到几封来自天南海北的小朋友们的信，你们或是报告自己学习、工作和课外活动的一切，或是问我应该怎样写日记、作文等等，有时信里还附来一条红领巾和自己得来的奖状或其它书画，这都使我感到无限的亲切和温暖。但我有限的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来分别作复，只能在此一并感谢和道歉了！

我想你们总是写信给“冰心奶奶”却从来没有告诉我关于你们自己的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和你们同在的情况。我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忙于工作，你们一定有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和你们同住。他们一定十分喜爱你们。他们会帮你们温习功课，他们会给你们讲许多有趣的故事，他们还会帮你们的

爸爸妈妈做些家务。他们和你们在一起一定很快乐。但他们到底老了，也可能相当地辛苦。你们一定要孝敬他们，好好地照应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千万不要去麻烦他们。

最近我搬了家，我在新居的墙上挂上了我的爷爷写的十首种花诗的横幅。我每天看着它，我童年时代和我爷爷同住的甜蜜光阴，就都涌现在我的眼前！我和爷爷同住的时间至多不过两三年，但遗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又有很好的劳动和生活的习惯。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追随在他的身边，我学到了许多良好的习惯：爱看书、爱劳动、早睡早起、清洁整齐等等。他工作或读书累了，就侍弄花卉，他教给我许多种花的知识。他是一位老师，他常把他的学生比做花朵，而他自己是个勤勉的种花人——园丁。他的十首种花诗中就有一首是：

一年容易又来春，过眼春光旧复新；
只恐及时花事误，年年勉作课花人。

意思是一年一年春天过得很快，为了恐怕耽误了学生的青春，年年都勉励自己做一个好的种花人——园丁。

我想你们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一定都做过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也一定都有很好的经历和经验。你们要从和他们的接触和谈话里学到许多很好的东西。珍惜和老人们同在的时间吧，学问就是这样地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正是“一年容易又来春”，祝愿你们
新春快乐，并和时间一起健康前进！

热爱你们的朋友 冰 心

1983 年 12 月 12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84 年 1 月 1 日。）

集邮爱好者的福音

集邮是一种高尚而富有趣味的爱好。集邮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往往通过集邮而取得和增加了对本国和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艺术、文物以及其他种种的学识。

我的老伴和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有集邮的爱好，后来在国家多事之秋，流离迁徙，集邮本子丢失殆尽，也没有了集邮的兴致。这些年来我的儿孙们都到了爱好集邮的年龄，过的又是太平年月，因此我很留意我每天收到的海内外的信件，有新颖美观的邮票，就都剪下收集起来，随时分给他们和我的小朋友们。

现在我国邮电部将要发行一种《儿童》附捐邮票。这种《儿童》邮票有两种图样，一个是抱着皮球的女孩，一个是抱着熊猫的男孩，神情都极其活泼可爱。面值是八分加二分，八分是邮资，二分是买邮票者支援儿童福利事业的捐款。这是我国发行的第一

套福利邮票，按发行量计算预计可为孩子筹集福利基金六十万元。我们党和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国家的两亿儿童，这真是天大的好事！

我十分赞赏这个创举，并高兴地向集邮爱好者宣告这个福音。在新春佳节之际，多买这种《儿童》邮票，贴在给国内海外朋友们的贺年信片上，不但新颖可喜，给他们的集邮本上添一分色彩，而且还支援了我们所喜爱的接班人的福利事业！

1983 年 12 月 17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集邮》1984 年第 2 期。）

八 四 书 愿

1984 年的新春快到了！这是我的第八十四个春天。我有什么新的志愿呢？

我想到占我们全人口一半的青少年——我们的下一代。

成亿青少年如何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健康茁壮地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青少年的小学时期，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那时纪律废弛，尊师爱校的精神荡然无存。他们整天“闹革命”、“搞运动”，根本不大上课，本国的历史、地理更都没有读过；因此他们对祖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国土、壮丽的山河、灿烂的文化，都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和平团结、蒸蒸日上的日子是来得多么不易。他们更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万劫不磨的真理。有些青少年，不太知道祖国的可爱，也就不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有

多么值得自豪的地方。丧失了自爱、自信、自尊的人，当然就自卑自贱、心灵空虚，外来的侵蚀自然就乘虚而入了。自从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和外国有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本来是促进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好事；但是通过这些交流，也不免会带进一些资产阶级精神和物质方面不健康的東西。这些不健康的東西，即使在外国，也早为有识之士所深恶痛绝，而我们有一些先天不足，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旦忽然看到目迷五色的“西方文明”，就觉得外国的一切都比本国的好，毫无选择地一一捡拾了起来，以外国的生活方式为时髦风尚，竭力仿效，亦步亦趋。可是，看着这些对世界、对生活所知甚少的青少年，我们能一味责怪他们吗？

我希望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多想着点青少年，大家奋然拿起笔来。首先是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武装自己，针对青少年的对精神食粮如饥似渴的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切身感受，向他们介绍本国悠久历史上的优美文化和著名人物以及其他的种种关于本国和外国的知识，为他们创作一些健康高尚的、能激发他们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作品。一篇好的文章，一首好的歌曲、一场好的舞蹈、一幅好的画图，都能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党的领

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鼓励他们奋发努力、积极向上，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接班人。

我的岁月是有限了，但我仍愿追随文艺界同人之后，为帮助青少年增添精神食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尽我最大的努力！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3年12月31日。）

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的座谈会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首先忆起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期，我在日本收到香港的朋友寄来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如获至宝，不但自己细细研读，还在深夜和几位朋友一同诵读讨论，因为那时没有经过有领导的学习，体会得很不深刻，但我还是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指示的：

“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又说：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

定义出发。”

那么，我们的实际生活，现在是怎样的呢？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说：

“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邓小平同志又说：

“列宁说过，在文学艺术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我们幸福地生活在经济建设到来的高潮时期，我们必须做好文化建设这个‘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提高自己，改造自己。毛主席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邓小平同志说：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永远从她的怀里吸取营养丰富的乳汁，溶化出各种各样有益于人民的作品，帮助他们推动历史前进。

1983 年 12 月 22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得你信非常高兴！不但是因为得到你的亲笔信，而且还写得非常工整，足见你的手不怎么抖了，“止”字的工夫到了家，可喜可贺！只要这样继续忍耐下去，服药一定更见效果，“退两步”是为了“进一步。”我一辈子为了吐血，养了无数次的病，最难过的是 23 岁在美国的七个月，我得的本来是奖学金，那有养病的钱？又远在异国，又怕国内家人着急，先不敢说，亏得我的美国老师们把奖学金取出来，作为养病费，又有许多朋友帮忙，病后出院休息，都是在朋友家。以后的养病，如在歌乐山，你也看见过，不过那时的吐血，使我免去许多麻烦。到了 1958 年，忽然停止了，连医生都认为是奇迹（最后一次是在访问伦敦期间）。所以你大可不必急躁，“功到自然成”，你不知我年轻时是多么火爆的性子！我相信你服药成效一定可达百分之百！

祝你健康 问小林夫妇和端端好。

冰 心

十二月三十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